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蜜蜂計 第五回 殺賊僧誤蹈陷阱 貪賄賂屈打成招

我笑君癡君我愚，愚人從不較錙銖。 他人撒手西歸日，尚少多財一段虞。

話表凶僧悟真手執鋼刀，奉師命從地道鑽上小房西北角，停了一亭，聽屋內呼聲震耳，移開破鍋鑽上來。腳未站穩，苗青給他個措手不及，照定頂上一刀，「咔嚓」一聲把凶僧殺死，將屍移在一旁。苗青復在穴口等賊。這賊僧法空不見悟真回禪堂，口中恨怨他不中用，只得又派悟修、悟性二人同去。兩個凶僧遵命，各執鋼刀走入地道。悟修先鑽上，被苗青又殺死。悟性暗說：「我二師兄怎麼跌倒了？」遂急趨一步，也鑽出地道，也被苗青殺死。

這法空遲了一刻工夫，又不見他三人回來，心中詫異：「往常一次就能成功。不好，必被那廝參透機關，我的三個徒弟必然性命休矣。」遂站起身形，用去大袍，吩咐眾僧：「各執兵刃，一同殺上小房。」

不移時來至小房門外，將門一腳踢開。苗青說：「妹丈不可離我，隨我來。」將刀一晃，闖出小房，大喝：「眾多禿驢看刀。」眾凶僧一閃，讓出一條路。二人相依，且戰且走，來至山門內。良才開放山門，一齊闖出門外。眾凶僧往前圍裹，良才著驚，往後一退步，跌落枯井之中。苗青與眾賊僧鬥殺多時，怎奈寡不敵眾，只使的兩膀酸疼，遍體生津，無奈敗走。眾凶僧追趕數里，方回至枯井旁。正要下手井中拿人，只見來了兩個巡捕公差，走近前問道：「你們聚伙成群作什麼？」法空暗派兩個僧人進廟，將小房穴口填實，用土遮掩。法空遂向公差打一問詢，口呼：「二位班長來的正好，昨晚不知從那裡來的這兩個歹人，我出家人因兩好意留他二人宿在寺內，誰料他二人心懷不良，搶奪小僧寺中財帛。眾徒弟向他廝鬧，反被他殺死我三個徒弟，故而我師徒等追出寺來，逃脫一個，這一個落在井中。因此師徒在此喧嘩。」二公差聞言，遂同眾僧將董良才打撈上來。

公差問法空：「你搶奪你的財物，現有何贓證？我且搜來。」二公差把董良才身上搜了一遍，搜出白銀一封，問道：「你這銀子從何而來？」良才回答：「這銀原是我本身帶來之物。」法空忙說：「這正是我寺中財物，被他搶了去。」公差問：「既是你的銀，這是多少件？若干兩？」法空說：「這銀乃是零星聚成，我未記幾件幾兩。」二公差聞言點了點頭，說：「令徒被害，我二人必須親自驗過，方好報官。」法空等眾遂領著二公差至小房，公差果見殺死三個和尚，遂說：「狂徒行兇果然是實，人命關天。」遂一抖鐵鏈，把董良才鎖上，說：「和尚，咱一同進縣。」良才說：「小生實屈，長班容我分訴一言。」公差說：「屈你不屈，你不庸向俺分訴，見了縣太爺自有公斷。」言罷拉著就走。

不多時一同進了眉卞縣城，正值知縣曹春煦未退早堂，遂呈上報稟。曹知縣看完報呈皺著眉說：「混帳！混帳！本縣到任未及三個月，就有這奇事！」吩咐：「帶上來！」公差遂把和尚、良才一同帶上堂。知縣問：「你兩個誰殺了誰？」法空說：「是這狂徒殺死我的徒弟。」曹知縣罵道：「好狂徒，呆奴才，偷雞摸狗，哈事做不的，一定為大盜殺人。」董良才口呼：「青天在上，小生是洛陽董良才，上京赴考，因雨不能行程，同內兄苗青投宿羅山寺。賊僧不良，門上落鎖。夜至三更，從地道進屋殺害我二人，被苗青看破，殺了他三個徒弟。殺人者是苗青，於我無乾。」知縣問：「這銀從何而來？」良才說：「上京赴考，朋友餽贈我白銀五十兩。」知縣說：「法空你聽見否？」法空說：「貧僧知他一片謊言。」知縣喝道：「好禿驢！本縣自到任，問了几案官司，不是驢吃田，就是馬吃苗，本縣未得一個錢。官宅太太肉吃，連四兩也買不起。你上堂來先說你貧，哪個忘八羔子富？」法空說：「老爺息怒。貧僧之貧非是貧富之貧，乃是貧賤之貧。」曹知縣說：「不問什麼貧，這董良才不像殺人的兇手，為何誣他殺人？」法空說：「昨晚這兩個狂徒借宿寺中，見財起意，殺死貧僧之徒。」知縣問：「你眼見是他殺的麼？」法空說：「黑夜之間，貧僧看不清楚他倆是誰殺人。」知縣喝道：「你是混帳胡說！你未看清楚何人殺的，教本縣怎麼判斷？」法空口呼：「老爺，他搶去貧僧白銀五十兩為證。」知縣說：「他那五十兩銀是他朋友所贈，與你腿肚子相干？本縣也明白了，想是你見他有銀，你起意訛他是否？」法空說：「貧僧未見他的銀，這封銀是僧的。原是老爺公差在他身上搜出來的。」知縣遂問公差：「可是你倆搜出來的麼？」二人說：「正是。」知縣喝道：「口走！他二人搶銀，是親眼得見？」二人說：「小的未見。」知縣說：「你既未親眼見證，怎敢誣他搶銀？哦，是了。你二人圖了和尚幾個錢，來蒙哄本縣，有錢你們享，無頭案子教本縣辦！前者抄賭不曾給官半文，作官也要吃穿。可恨你這奴才無禮！」吩咐：「拉下去，每人責打二十板子。」皂隸拖二人下堂，每人打了二十大板。知且說：「理當每人打四十板，每人還欠二十板。今折罰你們，每一板不向你們多要，有一板只折五兩銀，一共欠四十板，該折銀二百兩。」二公差說：「二百兩小人實不能釀辦，就是傾家敗產也辦不齊。」知縣喝道：「我把你這呆奴才叫喚的什麼？本縣雖然罰你二百兩銀子，原出不到你們身上。本縣出一張拿賭的票子，你們用心查夜，小心拿賭，一日弄十串，二十天就弄二百串。本縣就限你二十天把這二百兩銀子照數交完，方可免責。」二人叩頭說：「一天十串，委不能交還，求老爺寬限。」曹知縣怒道：「那不能。越限必責！」立起身欲退堂。刑招房說：「和尚的案老爺還未判斷了。」知縣說：「本縣如何與他推問？你們不如下去與他和處和處就結了。」法空忙稟道：「老爺這是命案，焉能和的？」遂在袖中取出一分禮單說：「貧僧有狀上呈。」知縣令人接過，放在公案上。知縣睜睛一看，說道：「既是實理，你且下去，本縣就有明斷。」遂問良才：「你為何殺人？快快實招上來。」良才說：「賊僧暗起不良，苗青看出行藏，將他凶徒殺死。老爺如若不信，他房隅現有地道可驗。」法空聞言忙上堂說：「貧僧房內並無地道，老爺公差也曾驗過。」知縣笑說：「不用你言，本縣就知沒有地道。董良才，你休胡言，快實招罷。」良才說：「殺人原是苗青，與小生無乾。」知縣說：「這話本縣已明，想是苗青殺人，你去盜財。常言：有利是大家的，有害也是大家的。快招實供。」良才說：「小生未曾殺人作盜，我有何招？」知縣大怒，吩咐拉下去重責四十。皂役不敢怠慢，把良才責了四十大板，只打的皮開肉綻，血流不止。知縣問：「還不招認，竟等動大刑嗎？」良才受刑暗想：「若不招認，賊官必動五刑之主。咳，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活不成，何必受苦刑？」遂說：「有招，圖財害命是我。」曹知縣令良才畫了押，令禁卒將董良才寄監，贓銀入庫，申文上司。這且不題。

再表紅石村東有一小鄉紳，姓李名舒馨，家私巨萬，驟馬成群，不幸失偶。聞秦豹之胞妹貞淑秀美，遂央媒婆秦府提親。母子商議，遂將素梅小姐許配李鄉紳為妻，擇定五月初一日納聘，十六日迎娶。丫鬟春香一聞此信，急忙上樓，口呼：「小姐喜事到了。現有咱這東莊李舒馨失偶，向咱府求親，太太將小姐許字李鄉紳。小姐豈不大喜？」素梅小姐聞言，說：「口走，無知丫頭，滿口胡言。一言即許董生，難以食言。好馬不備雙鞍，烈女不嫁二夫。事到其間，有死而已，以謝董郎。」春香見小姐一心無二，遂勸道：「小姐不必煩惱，何用尋死？小姐乃武將女兒，兵法又純熟，不如今晚暗將馬匹盜出，去尋董生，豈不是好？」小姐說：「奴想董生赴考，行蹤無定。你我乃女流之輩，尋他不著，那時歸落何處？」春香說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這一出門，聽天由命罷了。」小姐說：「我母若知，豈能出府？亦是枉然。」春香說：「小姐只管打點行囊，我有主意。」言罷下樓而去。小姐遂將金銀、隨身衣服並兩口繡絨刀收拾已畢。

天交一更三點，春香見老爺酒醉回家，老夫人年邁，早領使女堂樓安歇，心中暗喜。來至馬房，一聲問道：「誰在馬房？快快開門。」小喜說：「奇哉！此非我君也。為何昏暮扣人之門戶！」遂穿上衣開門。見是春香，笑說：「我正思君，見你到來，不覺巧舌情兮。」春香說：「人不可無衡，休語淫詞，你這硜硜然小人哉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。」小喜說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你為何則怒？悻悻然見於其面。」春香說：「少繞舌，速備兩匹馬，我同姑娘有事出府。」小喜問：「何事？可得聞歟？」春香說：「夫人得了痧症，老爺酒醉，老夫人命我同姑娘西村請劉婆子去。」小喜說：「夜深姑娘怎去？有事弟子服其勞，不如我去請。」春香說：「你一男子，劉婆子他是一婦人，又在深夜，恐他不隨你來，豈不誤了大事？還是我主僕去妥當。」小喜聞言，遂備了兩匹馬，開了街門，將馬牽出門外，在馬台旁等候。春香回至繡樓說：「馬已備得，請小姐就此出府。」小姐聞言，遂在桌上留下一封

書柬，主僕下了繡樓。不移時來至堂樓之下，不由的傷感：「母親哪，生女一場，怨女兒不孝之罪罷。」遂向堂樓上雙膝跪倒，叩拜四拜，站起身形。

主僕二人走至街門之外，二人蹬石乘馬，往西而行，頓轡加鞭，那馬鬃尾亂紮。行了一夜，至太陽方出，離家已有六百餘里。迎面有一座高山阻路，甚是險峻。春香說：「逢山有寇，遇嶺藏賊。象這樣險惡之山，必有強盜棲身。小姐須要仔細留神。咱主僕不如且下馬，在路旁林下歇息歇息，將馬用青草喂飽，用水飲一飲馬，人也有精神，馬也強壯，再過此山也不遲。」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